



爱情路过广州

ai qing lu guo guang zhou



✦ 梁小无拆&JD 罍 ✦

2007年最受热议网络小说

我多么不愿意承认，
一场不该认真的风花雪月事，
我却认真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情路过广州

ai qing lu guo guang zhou

→ 梁小无折 / 著 ←

2007年最受热议网络小说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路过广州/梁小无拆 &JD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87 - 2433 - 2

I . 爱... II . ①梁... ②J...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006 号

爱情路过广州

作 者	梁小无拆 &JD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周玉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3. 75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月的广州，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浓郁的夏天的味道，公园里发情的知了，已经在没日没夜地呻吟，而它北方的同伴，还躲在土里等待着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叫醒它的迷梦。

当一缕阳光照在脸上时，我揉着欲裂的脑袋，眯着眼睛，心里想着昨天为什么没有把窗帘拉好，让太阳这么早就惊醒了我的好梦。但为什么阳光这么柔和？难道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来叫醒我这个有如八九点钟太阳的大好青年？

我看了看床头的控制台的时间，耶？十七点五十九分。嗯，原来不是朝阳是夕阳。

我看了看身边，是空的。只有一只粉色的胸罩铺在枕头上，使得枕头活像一头带太阳镜的卡通猪。

昨晚最后的记忆是和那个女孩从进房间门开始，我们边互相脱衣服边上床，她的 BRA 是前扣式的，在她胸前两个巨无霸的挤压下，很紧、很难解，在努力几次无果后，被我用暴力解决了。

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只记得 BABYFACE 里闪烁的酒杯的反光和舞池中疯狂扭动的臀部，以及她像火山般的眼神，这些引诱我不得不在三个小时后在酒店里用了两个小时熄灭了她的火山、和我的。

我如梦游般地到浴室里，冲了个热水澡。

清醒后，我开始收拾残局。地上一地衣物，有如欧美 A 片中火爆的脱衣戏，只是春梦了无痕，女主角已经离开，男主角也要回到现实生活，一切宛如没有发生。

我把那个 BRA 挂在了浴室梳妆镜上的照明灯上，远远一看，还真有点 TNND 后现代超现实主义的味道。

我看了看手机，九个未接电话。一个是老妈的号码，两个陌生号码，还有六个是老莫打的。

老莫在这个时间点上急电，一般没什么破事，准是又在哪泡了一些美

女，让我去助拳。

我先回了老妈的电话，照例从千里之外的老家传来老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唠叨，无非是周末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回家，身体好不好之类的。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是小孩，他们永远会问你功课复习好了没有，永远会让你课外学琴棋书画，以证明他们的DNA比别人的质量高点。

很容易回答了老妈的标准问题，挂了电话，我立即给老莫复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莫一如既往的、慢悠悠的、如太监般的声音：“昨晚，又在哪儿害鲜花去了啊？”

“嗯，一朵大号的焦骨牡丹，一手无法掌握。”我一边说电话，一边在左手点燃了一支“555”。在缭绕的烟雾中，我坐在沙发上，用头和左肩夹住了手机，把脚架在桌子上开始系鞋带。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吸口水的声音，然后传来老莫的声音：“一手无法掌握？35还是36，F还是G？”

我系好了鞋带，在镜子前梳了梳头发，“鸡你个头，下次我把她发给你，你实地测量不就知道了！”

“好，够仗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焦骨牡丹，你不会是上了泰国人妖吧？”

“我先把你阉了变人妖，再奸再杀。”我大笑地说：“是人家昨晚穿着黑色的小吊带。这么急找我，有什么好事啊？”

“当然有好事啊，我这聊了半年的省大一小靓女，终于答应我出来吃饭了。今天请她们宿舍的全部小姐吃饭，这种好事哪能少得了老拆你啊，正所谓……”

“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憋坏！”我们不约而同地说道。这是我们在大学时候泡妞前必喊的口号，鉴于竞技体育如女排在比赛前队员一定要围在一起喊加油，喊完一般是精神百倍，见谁灭谁。

轮到我吸口水了，广州有两所大学是著名的美女出没的地方，一是逸大，另一个就是省大。二话不说，我结了酒店的账后，立即开动我那辆刚买的二手丰田霸道，直奔白云大道。

这辆霸道是我刚从一个朋友手里买来的，他开了三年，打了五折给我，惹得我立即翻箱倒柜把家底全掏出来，又厚着脸皮向老妈借了点钱买下它。

我喜欢这种大家伙，不仅在野外驰骋感觉很棒，而且在城市里泡妞也

很拉风，一看这车就知道它的主人会像它一样有男人味！在我眼里，这车除了比较耗油外就没什么缺点了。古代侠客是剑如其人，现代人是车如其人。像老莫这种娘娘腔就只配开他的 MINI COOPER，而且还是鲜红色的那种。晕！

从天河北路到白云大道我开了快两个小时，这个时间点儿车是最多的。天河北路从东到西三四公里的距离，可以让你开上二三个小时，出租车司机甚至都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儿到天河北来载客。

利用这个时间说说我自己：我叫梁猜，朋友都叫我老拆，因为我历来有上屋拆梁折腾的爱好和本领。老莫叫莫成都，生于一九七七年，我生于一九七八年，我们这一群咬着七十年代的尾巴出世的人，怎么说呢，七十年代的人说我们激进，八十年代的人说我们老土；七十年代的人说我们放荡，八十年代的人说我们保守。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所以我们要找很多女孩的爱才能修复我们心灵天生的创伤。

话说赶往省大的我，无可奈何地慢慢前行，无数次踩放离合器和挂挡，我的右手和两只脚被折磨得够戗。好容易赶到省大的校门口，我老远看见了老莫的红色 MINI，然后在省大明亮的灯光里，在大学高尚的氛围下，一个猥琐精瘦的男人，穿着紧身的白衬衫，衬衫上开了三个纽扣，露出了带几片胸毛的鸡胸，远看像贝克汉姆，近看吓死老母。

只见这个男人斜靠在车门上，很是高雅地抽着一支硕大无比的雪茄，似是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但我知道他那双贼精的眼已经把一个个从身边经过的漂亮女孩透视了 N 遍。

看来女孩们还没有出来，我故意驱车擦着他的鼻子尖停了下来，让霸道灯光投下的阴影把他的光辉彻底挡住。他开始一愣，正要发飙，眼见是我，嘿嘿两声，就绕过车头，坐上了副驾位。

“怎么，还没出来呢？”我点燃了一支烟，习惯地用左手夹着，问道。

“急什么呢，我也是刚到，没看我的烟刚烧开吗！她们马上下来。”老莫放下车窗正盯着经过的一个美女不放。

“验过成色没有啊，不会是我的智慧欣赏不出她的美丽的那种吧？”我不放心地问。我们习惯用“智慧欣赏不出……”来表达一些我们认为不美好的事物，比如说别人长得不好，我们不会直接低素质地打击别人，而是

老莫分明已落入温柔陷阱，心思全在凌听身上。我只好一个人和她们插科打诨，极尽所能把一顿饭的气氛搞得像春节晚会一样开心热闹。

坐在我副驾位的大眼睛女孩，碰巧也坐在我左手边，我知道了她叫黎蒿儿月，据说是她的语文教师父亲给取的名字，还挺有诗意的，叫她名字都像在唱歌一样，我听到她的同学都叫她月儿。

在等上菜的时候，为了让这段时间不会显得太尴尬，我开始和月儿玩起游戏来了。我从电脑包里拿出三个硬币，我的电脑包里有必备的几样道具：扑克（这是用来变魔术哄女孩子的，有时也用来和哥们玩21点赌点饭钱），骰子（这个用处就多了），硬币（当然也是用来泡妞的）。我把三个硬币夹在我的右手指缝间，然后告诉月儿游戏规则，我每问一个问题，她要马上回答问题，并拨走硬币，回答不出或拨得慢就算输。

我放好硬币后，挑挑眉，微笑地看着月儿，她也用她的大眼睛看着我，淡淡地一笑回应我。

我用正常的速度问了第一个问题：“比一万大的数字有没有？”月儿马上回答说“有”，并同时拨了我手中第一个硬币。

刚拨出硬币，我马上问：“比一千万大的数字有没有？”月儿即刻答道有，并拨出了第二个硬币。

我马上问第三个问题：“比你更傻的傻瓜有没有？”月儿伸出的手只在我硬币上停了0.5秒就立即拔出硬币说：“有，是你！”

我微笑着朝她伸出大拇指，真是聪明的女孩，我用这个游戏测试过很多女孩，只有月儿的回答是这么的聪明。因为最后一个问题不管你回答有还是没有，都已经是在套子里了。回答有，那就是承认你是傻瓜，如果回答没有，那不但承认你是傻瓜，还承认你是最傻的那个。拨硬币其实只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手段。只有月儿的回答是最有力的反击，而且从她犹豫了一下的反应来看，她之前是没有听到过这个测试的。

其他女孩听过之后，回想了一下，都大笑，说我是傻瓜。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之后，我暂时放弃作弄月儿的念头。我把目标转向坐在我右手边的邱云水。这个女孩长着一张很可爱的娃娃脸，但胸前耸着两座应该有36F的险峰，叫人忍不住要亲力亲为去丈量一下山峰的海拔。据说胸的容量与脑的容量是成反比的，所以这个女孩应该比较单纯，玩游戏效果应该

会比较好。

我强迫眼睛暂时痛苦地离开她那无限风光的险峰，在使劲吞下了几口水之后，说：“云水，我现在要测试你的英语反应能力。”云水很可爱地点了点头说：“好啊，好啊。”然后她的同学们就很不屑地糗我，云水可是英文专业八级考90分啊。

我一本正经地说：“就让我这个社会大学业余负二级考考她这个专业八级。”

我伸出左手，对云水说：“我拇指是A，食指是B，中指是C，无名指是D，小指是E，”然后说，“为了增加难度，我会用中文干扰你。”然后，我和她练习了几把，我点小指并说鱼，她很快反应出约定好的英文E，我伸无名指说驴，她立即说D。

我很以为然地夸奖了她一番，云水很开心地说：“是吗？很简单的啊。”我转头时看到月儿也乐呵呵地看着云水和我，只是从眼神中，我看出她正在琢磨我在玩什么花样。我朝她一挑眉，意思是：你琢磨出我玩什么花样了吗？她读懂了我眼中的含义，摇了摇头，并朝我做了个鬼脸，分明是让我别得意。

我说：“正式开始了。”云水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开始慢慢地用除大拇指外的手指来问云水，云水回答得很快很准确，我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开始连续地点大拇指并说“猪”，云水很认真地回答“A”。于是别人看到一个很趣地现象：我不停地叫云水“猪”，而云水也很认真边点头边答应我“哎”。

所有人都笑翻了，云水很快也意识到了，大笑着用她的小粉拳来打我。而我装着在躲，其实心里像六月天喝冰水一样很受用。

很快开始上菜了，我们就边吃饭边聊天，坐在我身边的月儿思维特别敏捷，一晚上我和她胡吹瞎侃的时间居多。

吃完饭，我们又把她们送回学校。当她们走进了学校，我发现老莫眼光就没有离开过凌听，直到她走进校门，没有影了，老莫的眼光还有点直。我走到老莫面前，用双手做招魂状：“老莫，归来啰，归来啰！”

老莫这才回过神，说：“美女啊！”

我说：“看得出来啊，你现在是全身发软，除了一个地方……。”

老莫说：“我一定要把她泡上手。”

“泡上床吧。”我纠正。

“老拆，这次我怎么有种爱情的感觉？”

“拉倒吧，你也就顶多是爱欲。”

“我一定会让她爱上我！”老莫咬牙切齿地发誓。

我不置可否，心里早替他把“爱上我”改成“哄上床”。

快乐时间总是很短暂。这不，周末我还没爽够，黑色的周一就回来了。

我睡到了九点多才起床，悠哉悠哉地去上班。

公司的标准上班时间是九点钟。但因为我是销售，销售有N多理由不准时上班，比如见客户啊，昨晚陪客户喝酒啊。老板一般也不管，他关心的是每月交的“粮食”够数就行。而我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让他不用操心“粮食”的销售之一。所以没有紧急事，他也不会深究我的日常行为。

到公司后，我把手头的几个大项目理了一下，其中两个项目参数都已经铁板钉钉地写定了我们的产品的参数。上个月标书已发，这个月中旬投标，我们早已安排好几个公司围标，不出意外均是囊中之物。

我算了算，这个月的数已经可以超额完成了。但比较头痛的是那个图书城六千万的项目，技术中心的主任老黄一直不阴不阳，不哼不哈的。我们已经派最好的工程师去沟通了几次，效果不大。看来正面攻击有问题，要“曲线救国”才行。

我正在想着这事，突然有人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我内脏都几欲移位。我抬眼一看，这位兄台白白胖胖、文文静静的，戴了一副金丝眼镜，在电视剧里基本上是斯文败类，最终必然会受到人民正义的惩罚的那种反派人物。

不过，我可不敢当面损他，因为他是健哥——我的顶头上司，大名叫田行健，据说是他父亲根据易经中的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的谐音来取的名字。田爸爸文化底蕴挺好的，不过生的儿子就差了点了，浑身没半根雅骨，只有一身铜臭，但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

健哥的大嘴喷着口水说：“小拆，公司最近给了我们一个‘英才计划’的销售名额，不占编制，不加任务，你的路子比较广，去物色一下，招来了就放到你团队里，你来带。”

我知道“英才计划”是公司的人才储备计划，公司每年都会招一些应

届生，从一张白纸开始培养他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会深铭着公司文化，执行力也是最强的，这也是我们公司最看重的。

我皱皱眉头说：“老大，我没有时间啊，你看我还在为图书城的事失眠呢。”

健哥笑笑用他那比加菲猫还肥的圆手，再次用力地砸向我瘦弱的肩膀，差点没把我弱小的肩骨砸断。他说：“你还失眠，你小子泡妞折腾得没空睡觉吧？就这么定了，这事也就你能办，别人没这本事，你可以招个养眼的靓女回来，你不就公私兼得了吗？”他说完就扬长而去了，留下我愁眉苦脸地看着电脑。

招个美女也是替他人做嫁衣，我给自己定过的铁规则就是不吃窝边草。为此老莫还嘲笑我，我一怒之下发了个毒誓：如果我吃窝边草，我阳痿一年。我只敢发一年的誓，不敢发一辈子，凡事都有个意外，给自己留条后路总是好的。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MSN 上传来老莫的信息：“你们公司最近招不招人啊？”

耶，老莫同志要跳槽？新鲜事，老莫是他们公司部门的小头目，很受老板的宠，难道他和老板闹翻了？

我回道：“不会是你耍跳槽吧？”

老莫说：“当然不是，是听听要毕业了，想找工作。”

“听听？谁啊？你们老家大侄女？”

“不是，是凌听啊，就是省大那个，我们上次一起吃饭的。”

靠，一地鸡皮疙瘩，才几天就变成“听听”了。

“你自己就是部门的头，你自己搞定不就行了吗？”

“我们今年没有加人指标，再者在同一个公司虽然方便，但影响不好，放你这是最安全的。嘿嘿，不说你是自己兄弟不会拆墙角，而且你发过誓不吃窝边草的，你如果敢犯戒，我代侠义道帮你自宫了。”

我突然灵光一闪，天助我也！是啊，凌听她们不是今年毕业吗？！英才计划就是要招这种应届学生。而且凌听是老莫的女人，或者说准女人，我肯定不会对自己兄弟的女人起坏念头的，这样小弟弟就不用休息一年了。上次吃饭看她也挺外向挺聪明的，应该可以胜任。

我把情况给老莫说了一下，让他快让凌听把简历给我，老莫一听简直是乐坏了，忙屁颠屁颠地去向他的听听报功去了。

谁知到了下午，一收邮件就收到了三份简历。原来除了凌听，还有黎离儿月和另外一个叫邱云水的女孩听了之后都想来试一试。一问才知道，老莫和凌听说了后，凌听又告诉了月儿和云水，她们也想来试试。老莫又在逞能，把我的本领夸大了十倍，并一再向她们担保，只要我在，三个人都能搞定进我们公司。

我听完后，杀人的心都有了。就算我说了能算数，我这也只是招一个人啊！老莫在电话那边苦着脸说，话都出口了，只能让我去想办法。真是交友不慎，我只能认倒霉了。

我赶快去了趟 HR（人力资源部门），了解一下发现情况还好，这次广州分公司要招十个大学生纳入“英才计划”。然后我又通过 HR 的好朋友瑶瑶把她们三个人放入了面试的候选人中，瑶瑶很快就和她们约好了面试时间。

这下可好，爽了老莫，苦了我，本来就没打算把这事当正事，转眼就被逼成自己的事了。转眼到了周五，她们面试的时间到了，我提前到了公司等她们。

当她们出电梯门的时候，我的眼前顿时一亮，真是青春无敌啊！她们穿的都是浅色的较正式的衣服或裙子，脸上上了点淡淡的妆，显得自然却又春光明媚。当然这是老莫和我交代好了的，我生怕这帮美女穿个露脐装或超短裙上来，公司就要成夜总会了，面试恐怕就要演变成夜总会点小妹了。

这三个女孩中，凌听是典型的美女胚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站在那里就有点“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邱云水有点婴儿肥，一副可爱的乖乖女样子，但胸前波涛汹涌，让人不由得任眼睛在上面多游了几圈泳；黎离儿月的五官中眼睛不算特别漂亮，但组合在一起，加上她很生动的面部表情，显得特别有味道。

一见到我，她们很开心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开始还想让她们低调点，但一瞄到来往的男同事们一脸妒忌的表情时，虚荣心顿时得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也就顺势在前台的过道上显眼的地方，和她们刻意地低声说说笑笑，让旁人知道我们很熟悉，又听不清楚我们这么开心地在聊什么。那感觉，真有点去领奥斯卡奖时一览众山小般的风光。

我简单地告诉了她们面试要注意的事项，并告诉她们最新情况，公司有十个人的机会。由于我们公司是中國 IT 界数得上的大公司，所以参加面

试的有近一百人。我的部门只招一个人，但如果 HR 的初试和复试过不了关，是不会到用人部门的，我也没有办法选择她们。

到此，我做完了我的能力范围的事，剩下的就看她们自己的表现了。

当我走进办公区，回到办公位置时，其他部门的群狼们闻风呼啦地围在我身边，纷纷向我打听情况，套用叶圣陶爷爷的《多收了三五斗》的笔法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就是：

那些部门的头们一溜烟地窜到我们部门来，冲到了我的位置前，气也不透一口，便抢先来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省大的靓女只有三个，其中一个我内定了。”靠在坐椅上的我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那群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只有三个啊，你这内定一个，太缺德了吧，老拆!”

“你们还好啦，还有招人名额，我们连名额都没有，机会都没有，光流口水。”

“今年怎么会来这么少靓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现在正是各个公司招人旺季，过几天就光剩下恐龙了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舟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女同事结婚的结婚，生儿子的生儿子去了，单身男同事拼命要求加入，公司好不容易给批下了这个加入要求，谁都以为该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这次的招聘会，这三个小女生很争气，全部都进入了第二轮和第三轮面试。第三轮面试只剩下十五个人了，基本上是招人部门根据需求做有针对性的面试。由于我的部门只招销售，所以除了想做商务的邱云水，还有黎蕊几月和凌听及另外五个应聘销售岗位的人都需要我进行面试。凭着我与瑶瑶的良好关系，瑶瑶安排了这几个人由我第一个面试，也就意味着我可以第一时间决定录用谁。为此我送了一大杯哈根达斯犒劳最可爱的瑶瑶。

面试的过程很简单，我根据公司招聘培训的内容挑了几个问题来问，

无非就是观察她们的一些基本的特性。我并不是很在意这个过程，经过HR 梅姐雪亮的眼睛，从一百人挑选出来的人，潜力基本上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向来认为，面试只能剔除不适合的人，并不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人。

招人如泡妞，一见钟情并不代表能天长地久。泡妞见面满意后还得进入深层次的磨合，比如双方嘿咻的姿势和体位是否合拍啊，比如会不会过一夜就赖着你要养她一辈子啊，比如她每月花的钱是不是会把你吓到智障等等。招人也一样，还得看上两三个月，才能基本看出这个人真正的能力和品行。所以招人也是讲究缘分的，合适的人可遇不可求。

当然，这种场合，我照例要假公济私一下。交谈完了后，我发了一个测试题给凌听、月儿和另外两个用我的智慧还能欣赏得出她们的美丽的女孩。当然这个测试题是我私自发的，因为这个题目是测试性需求强烈程度的。题目是这样的：

你要过河去，有四种方式可以供选择：

一座破桥

桥底下的一条小破旧船

河里有很多鳄鱼，踩着鳄鱼背跳过去

河这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很多蛇，抓住蛇尾巴荡过去

相对应的答案是：

一座破桥（正常的性需求）

桥底下的一条小破旧船（性冷淡）

河里有很多鳄鱼，踩着鳄鱼背跳过去（性亢奋）

河这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很多蛇，抓住蛇尾巴荡过去（性变态）

等她们走了后，我回到了位置，肥健哥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和我瞎侃一会儿，中心思想不过是我有本事，一下子能找来这么多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姐来面试，然后特别问了凌听和黎离儿月的情况，并着实对邱云水的两座险峰流了一番口水，最后给了比较高的点评。

终于等到健哥啰嗦完，他一摇一晃地走开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她们

酒过三巡，借着酒劲，凭着老莫柔情的凌厉攻势，他和凌听的关系很

快就进入了状态。一开始他们还只是搂搂腰，一起玩骰子，后来干脆就躲在角落里狂啃起来了。

我们其他人在一起玩 789 的游戏。我们轮着扔两个骰子，如果扔到 7，则加酒但不用喝酒；如果扔到 8 就喝一半的酒，并加酒重扔；如果你倒霉扔到 9，就喝完所有的酒，并加酒重扔。

这次我又刚好坐在月儿和云水中间，酒到酣时云水的两座山峰不时地荡来荡去，荡得我很是心猿意马。

这些女孩中酒量最好的是月儿，另外两个女孩——张若蕾和解缈酒量比较一般，喝到后来已经基本弃甲缴枪。由于键哥刚好有事要先回家，就顺路先把这两个女孩送回学校了。

剩下我和月儿、云水三个玩大话骰（酒吧骰子玩法之一，每人五个骰子，轮流叫数，随时可以开对方的骰盅。如果开时骰子的点数大于对方或等于对方叫的点数，则对方赢，反之我方赢）。云水的玩骰水平和酒量明显不济，玩几轮、喝几轮以后，云水明显有点语无伦次了，最后干脆靠在我肩膀上就睡着了，那两座山峰也紧贴着我的手臂。这一贴，把原来就有些醉意的我贴得晕了不知天南地北，下面都有点起反应了。

为了不让月儿太无聊，我找她单挑，我们约好玩二十把，输者拜赢的人为师傅。我历来有“骰王”的称号，月儿的水平虽然不错，但终究不是我的对手。我虚虚实实地大范围运用心理战术，最后的结果是我赢了十五轮。月儿基本上把桌上的酒喝完了，我心里暗暗喝彩，因为虽然她是个女孩，但喝酒时从不要赖，酒品如人品。

喝完最后一杯，月儿上了一趟厕所后，回来也扛不住了，连师傅都还没来得及叫就靠在我身边的沙发上睡着了。我看月儿靠得不是很舒服，便左手搂着她的肩膀，右手扶住她的腰，想把她扶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但因为不敢太用力，所以没能挪动她，她却把头靠在我胸口上继续甜甜睡去了。那厢的云水因为我的位置挪动，头滑到我的腿上，便顺势把脚蜷到沙发上，以更舒服的姿势继续酣睡。

我只好保持这种左拥右抱的姿势不动，想我老拆在江湖上行走有些年头，这种境遇竟也是头遭。再看老莫那边，那对狗男女已经入戏得完全忘记了今夕何夕，我分明看到他的狗爪子已经伸到凌听衣服里，在她的胸前游走。

这时候，酒吧的服务生上来问我们谁买单，我才意识到已经凌晨两点

了，我们必须走了。酒吧要打烊了。

我看看我身上两个醉得正酣的小妞，再看看对面干柴烈火的现场，叹了口气，人与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买好单后，先用沙发的抱枕把云水的头垫好，然后把腿抽出来，左手环搂住月儿的腰，右手抄住月儿的腿弯，一把抱起了她。月儿身材比较娇小，抱起她很容易，睡梦中她顺势把手环着我的脖子，嘴里还在喃喃咕咕些谁也听不清的话，那样子像个小孩。

我哑然失笑，心里在想：月儿不会也像我的小侄女一样流口水在我衣服上吧。

想起老莫和凌听，我吞了口口水，又叹了口气。把月儿抱到了门外的车上后，我轻轻放她在副驾座上，把靠背往后靠一些，让她躺得舒服点，然后替她把安全带系上。月儿转了一个身，把腿缩上座位，嘴里又嘀咕了谁都听不懂的两句话，然后把左手的大拇指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边吸边继续她的梦去了。

我饶有兴趣地欣赏了一下月儿吸着手指睡觉的样子和短裙外的雪白的腿，然后关上车门，回到酒吧去抱云水上车。云水比月儿高，也比月儿重，横抱不好抱，我只好背着她，我让凌听陪在身边扶着云水，让老莫拿大家的包出去。云水胸前两团软绵绵的尤物紧紧地贴着我的背，让我恨不得这条路永远走不完。而斜眼看到老莫手上抱着，身上背着，胳膊上挎着一大堆的包，像是阿富汗逃难的难民，我心里顿时爽极了。

我把云水横放到车上的后座上，并用车上的抱枕垫好她的头。正要和老莫商量去哪儿，只见凌听已被老莫叫上了车。然后，老莫贼眉鼠眼地走过来说，分头战斗，就钻上车溜烟地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分头战斗？我看着车上横七竖八躺着的两个小妞，苦笑。我打电话到广武酒店订了两间标准双人房，这家酒店一般不会被查房，我每次有战斗基本上会选在那里，这年头安全第一。

我没有打算干什么坏事，而且她们俩醉成这样，就是我有心想干点坏事，估计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但如果只开一间房，万一被查，一定是百口难辩，我很有可能被当做嫖客被警察叔叔正法了。那冤大头当得可就大了，嫖客好歹还占了人家的便宜，我却连她俩的胸围都是非法目测的。

好不容易把她们俩一个个送进房间，安置在两张床上，盖好被子，我才